



海沫



海沫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青 鸟

海 沫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京)新登字 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鸟/海沫著 --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1

(西窗烛丛书)

ISBN7-80074-999-1

I. 青… II. 海… III. 小说—中国—当代—长篇 IV. V.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23556 号

青 鸟

著 者 海 沫

责任编辑 郑竹青

责任编辑 田 勇

封面设计 夏其征

责任校对 张衍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丰南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版 次 1997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数 1—3000 册

印张 6.75 字数 127 千字

199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中国华侨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23

ISBN7-80074-999-1/I·214

地址: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

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

定价: 11.00 元

内容提要

“青鸟”^① 是幸福的象征。这部长篇小说主要描述一对青年选择理想的心上人，反对家长包办婚姻，攀附豪门。年青人横遭恶霸迫害，流言中伤，饱受屈辱。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势下，奋起向命运抗争，投奔游击区参加游击队，在战火中锻炼成长。是共产党从死亡的边缘救活了他们，维护了他们的婚姻自主权，他们终于获得了美满幸福。主要人物陈兰英、吴刚对恶霸李兴义进行了尖锐、曲折、残酷的斗争，有血有泪，有硝烟气味，有惊险离奇的细节，有悲欢离合的儿女柔情，也有铁石心肠的奇男风格，弘扬了高尚人格的价值，显示出新生一代的觉醒。

^① 青鸟：比利时名作家梅特林克的童话剧《青鸟》是幸福的象征。我国传说青鸟是西王母的使者，这里取前一含义。

目 录

第一章	初恋	(1)
第二章	横祸	10
第三章	幽会	20
第四章	逃难	29
第五章	情书	37
第六章	入狱	49
第七章	定情	58
第八章	狂飙	68
第九章	舌战	79
第十章	骗局	86
第十一章	搏斗	93
第十二章	迫嫁	101
第十三章	用计	115
第十四章	逃婚	127
第十五章	伏击	145
第十六章	奇袭	157
第十七章	猎虎	166
第十八章	师表	173
第十九章	起义	184
第二十章	团圆	196
	后记	210

第一章 初恋

故事发生在一九四三年前后。那时日本鬼子侵华猖獗，一声炮响，万家落泪，他们把红膏药旗插上了中国的神圣领土。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奋起抗日救亡。

敌机日夜轰炸，到处是毁于炮火的残垣断壁，到处是一堆堆尸体，大城市沦陷，人口疏散。有一个小姑娘跟随着母亲离开省城回乡避难，转学回雷州半岛双溪小学。这间小学原本是古老的书院，前面有两口井，叫做“蟹眼泉”，水清见底，茶杯大的泉眼涌起，十分好看。学校前面还有开阔的草坪，是个绿草如茵的足球场。走进校门左右各有一株大榕树、两丛湘妃竹，十分雅致。校内有六座宽敞的教室，每座教室的前面都有个小花圃，有木本芙蓉、白菊、玫瑰、芍药、茉莉、鸡冠花、美人蕉……真是万紫千红，微风飘来一股清香沁人心肺。左右两厢是两间宿舍，有两个圆圆的大拱门。学校右边是原始灌木林和千奇百怪的岩洞石山，也有几株挺拔的针叶松和无数小朵野花，环境清幽，确是儿童的乐园。

金秋时节，开学了。那女孩同母亲去拜见一位六十来岁的梁老师，他神情严肃，满脸皱纹，戴着花镜，仔细看了看转学书，点着头捋着胡须微笑说：“各科平均九十九分，难能可贵！太太，您的千金确是出类拔萃的人中之凤！”老师

带领那女孩走进课室，安排她同一个模样结结实实的男孩同桌上课。老师说：“今天，你们升上了五年级，第一日就要下定决心争取优异成绩，……今天也来了一位成绩优异的转学女生，希望你们很好团结，互相切磋，共同进步！……”那女孩坐得端端正正，听老师讲话，同桌那个男孩很久还未正眼瞧过她。当下课钟响后，男的对她一瞥，她投来冷漠的眼光，好一个令人惊讶的美人儿，她穿着天蓝的上衣配着黑裙，瓜子脸庞，眉目清秀，肤色红润，一头飘柔的黑发垂肩，小巧的嘴似笑非笑十分自然。男的睁大惊奇的眼睛呆呆地盯着她看得出神。

“你看什么？”女的先开口了，似乎提出抗议。

隔一会儿，男的才反应过来，腼腆地搔着头结结巴巴说：“没，没什么。”说完转过脸去，怕被她那乌溜明亮的眼睛迷住。

“您叫什么名字？”男的调过头来好奇地问。

“我叫陈兰英。”

“您叫什么名字呢？”陈兰英一本正经和悦地问。

“您猜猜。”

“我是第一次见到您，怎么能猜呢？唔，我猜您叫做马骝王。”女的笑眯眯地挖苦说。

“实话告诉您，我叫吴刚，刚直的刚。”

每当她走近时，吴刚总有点尴尬，上课时生怕自己的手肘碰着她，只见她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讲课，绝不理睬他。但一下课，陈兰英毫不拘束地拉着吴刚，象小鸟出笼一般，飞跑到校园的草坪上、花圃里去捉蜻蜓；或在树阴下寻蝉儿；或者邀集一群小孩钻进灌木林里，那里有杂树藤蔓、石榴、

山竹……全是绿油油的，真是孩子们新的天地，他们可以放心扮演山大王和小喽罗唱戏。吴刚被推选当山大王，坐在大石上，学着戏班子唱：“威风凛凛坐山冈，俺是一个草头王，众好汉，去劫富济贫除奸贼，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呀呀呀……”，有个小孩敲着烂盆“叮当，叮叮当……”。另外几个小孩拿着短木棒站在两旁当侍卫，陈兰英的头上插着一朵野花，高高兴兴地站在吴刚的身边，当上压寨夫人。过了一会儿，几个小孩摘来石榴、山稔等野果，摆在瓦片上奉献给大王，大王一声欢叫：“众兄弟，大家吃！”孩子们一窝蜂似的挤拥上前，吴刚给他们每人分几粒，剩下一些野果争着抢光。他们制造胶丝枪射靶子（草扎日本鬼子），翻筋斗，打大翻，耍弄棍棒、“打狗”争胜负，跳着、笑着、唱着，玩得十分快活。正在兴头上……。突然一个小喽罗气急败坏地奔到吴刚的身边，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大，大王，不，不好了，梁老师来了，快快走！”大伙咋呼一声走散了。

从此以后，小兰英更亲热地靠近吴刚，问数学计算方法，问一些字的读音。吴刚很高兴当她的小老师。两人腮鬓相摩^②，令吴刚吃惊的是发觉女孩子的身上有一股特殊馥郁的气味，而男孩子打打闹闹，汗水淋漓，又酸又臭，大不相同。每天放学回家了，吴刚却辗转难眠，盼望天快亮，想早一点上学，早一点见到小兰英，噘噘喳喳说知心话。吴刚欢乐的时候，兰英也感到欢乐，吴刚有些微不愉快，小兰英也很快察觉出来，吴刚喜欢拉着小兰英的辫子坐在身边讲故事，有时扮鬼脸，装猫叫，逗得女孩子们捧腹大笑。有时吴

② 腮鬓相摩：指两人亲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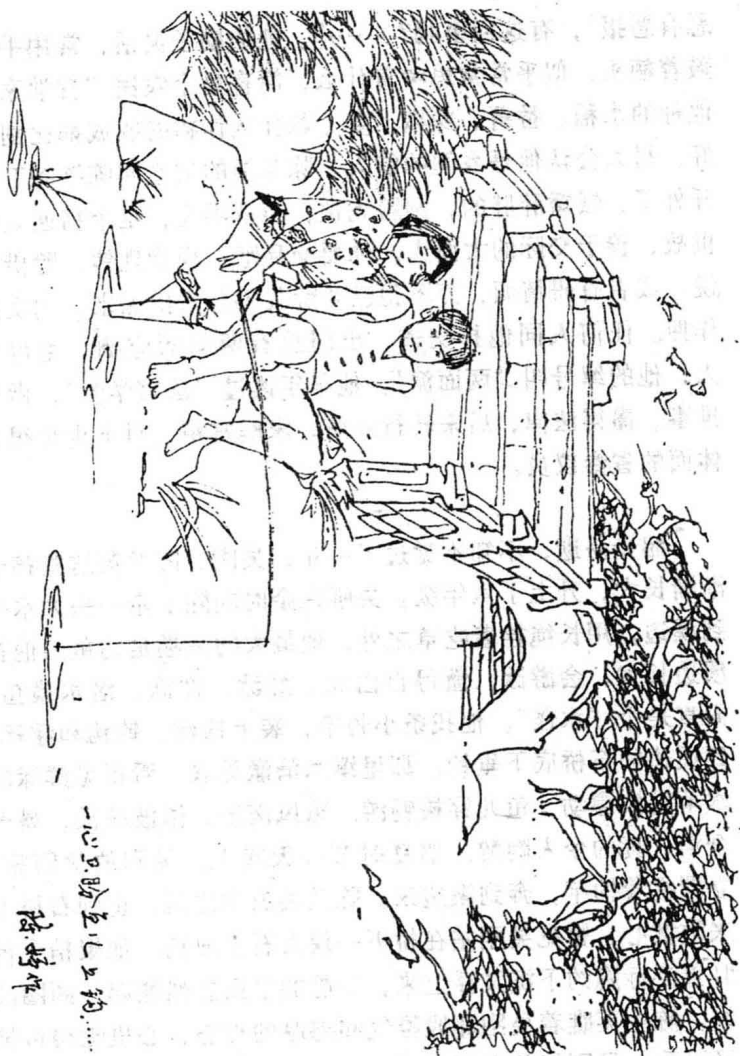
刚抓到一只小甲虫，他心想这玩意儿送给小兰英吧！不，不如耍弄她一下，于是悄悄把小甲虫放在小兰英的头发上，爬呀，爬呀，当她发现了，撅起漂亮的小嘴“哎呀，哎呀！别作弄我”，惊慌叫喊求饶的时候，一群男孩子得意忘形雀跃鼓掌，嘻哈大笑。

有一天，小兰英红着脸对吴刚悄悄说：“您是个‘调皮蛋’，我告诉了我妈妈。”吴刚吃了一惊，他那年轻稚气的脸红得象个关公，兰英挨他坐着，他觉得好象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局促不安。兰英看出吴刚张惶的样子，心里觉得可笑，呵呵地笑着说：“我妈说：得您帮助我学习，多谢您。又说：当一个男孩取笑戏弄一个女孩子时，就表明他打心里喜欢你。”她说完嫣然一笑，一溜烟似的走了。吴刚听了陈兰英后来的几句话，长长嘘了一口气，心里好似放下了一块大石头，按捺不住满怀激情，追寻小兰英去了。

吴刚是东溪村人，陈兰英是西溪村人，两条村庄隔着一道碧蓝碧蓝的深溪。每遇天旱，农民争水灌田，东溪的人堵着水源上游，让水流入自己的田地。西溪的人夜间偷偷摸摸掘开了决口，一经发现互不相让，便打群架，用锄头扁担扑过去对打，直至用枪炮射击，打死人命，长期打官司，结下世代冤仇，不通婚嫁。但双溪小学是官府拨一点经费，又规定的两条村庄集资合办的。吴刚的家里种田，父亲吴立志五十多岁了，身躯高大，方脸浓眉，为人豪爽，读过几年私塾，粗通文墨，耕几亩薄田，兼做草药医生。他有求知欲望，对世间的事物总爱打上个问号，遇见陌生人，他会诚恳地问你：“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有人说‘地球自转’为什么会自转呢？”关于做人处世方面，“听人家说：‘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有这回事吗？……”。他的脑子灵活，常用手指敲着额头，似乎常常思考着什么，简直是个农民“哲学家”。他种的水稻、番薯、辣椒、姜、蒜什么作物的收成都比别人好，村人公认他是乡间的能人。陈兰英的父亲叫陈继尧五十开外了，矮矮胖胖的，圆脸秃顶，声音洪亮，是个精通人情世故，善于交际的大商人。你要交易吧？现货现钱，赊借免说。或者有碍情面，万不得已要赊欠吗？拿担保来，用实物作押。任何人同他打交道，出门总有两句话应酬，免得罪人，他的绰号叫‘两面派’，他早年读过‘法官学堂’，做过推事，懂得法律，后来转行经商，家庭富裕，目下也是很有体面的省参议员。

韶光易逝，不知不觉过了一年，吴刚、陈兰英这些孩子渐渐长大，升上了六年级。吴刚课余时间除了牵一头大水牛到溪边，用长绳拴着吃草之外，他最大的兴趣是钓鱼。他在溪边长大，会游泳，懂得自由泳、蛙泳、仰泳、潜水摸鱼，简直是个“水怪”。他找条小竹竿，装上钓丝、钓钩和浮标，到溪边的石桥底下垂钓。那里溪水清澈见底，看得见鲜绿的水草随波漂动，鱼儿穿梭畅游。薰风南来，微波荡漾，暑气全消，真的令人陶醉。盛夏时节一天晚上，吴刚放学回家，立即提着钓竿，奔到溪边来。陈兰英放学之后，也到石桥上来散散心，瞥见吴刚站在桥下一块大石上放钓。他聚精会神盯着浮标隐约下沉又浮上来，平静的水面忽然涌起一圈圈波纹。陈兰英瞧着吴刚那股稚气和憨厚的神态，心里觉得可笑又可爱。吴刚好象忘记了世间的一切，一心只盼鱼儿上钩，当浮标涌动，胜利在望时，心情是多么紧张啊！陈兰英已经



一心只盼鱼儿上钩……

陈鹤作

悄悄地下了石级，走到吴刚的身边，可是他一点也不觉察。陈兰英好奇地捡起一粒石子掷下水里去，“咚”的一声，吴刚一愣，正要怒骂“谁捣鬼？”话未出口，抬头一看，啊！原来是“兰英！”吴刚觉得好象天上掉下月亮来！他转怒为喜，小心扶着兰英坐下身边，镜平的水面反映出一双倒影，美妙极了。他俩一齐望着浮标出神，也恰巧在这瞬间浮标沉没，吴刚用劲提起一条金色鲤鱼，泼刺泼刺，刚离开水面，鱼在钓钩上摆尾挣扎，忽而脱钩，掉下溪边水草里去。陈兰英情不自禁地惊呼：“唉呀！唉呀！可惜！可惜！”吴刚立即抛下钓竿，扑下水草里去，急速摸着鲤鱼，高高兴兴举起来，惊喜地呵呵大笑说：“好兆头，原来是您送来第一条鱼。”“真的吗？让我也来放一次钓。”陈兰英十分欢喜地笑着说。她一手接过钓竿，装上香饵，抛出钓丝，一会儿浮标一动，陈兰英就要提钓竿，吴刚赶快压住她的手，说：“要耐心等一等，浮标沉下一会儿，然后提钓竿。”果然她也钓了一条金鲤。陈兰英笑逐颜开，轻轻地把鱼解脱钓钩，双手捧着塞入竹篮里，她雀跃欢叫：“我已学到了您的经验了。”她又把香饵扣上钓钩投下深水里，等了很久，浮标不动，两人只顾说说笑笑，欣赏着小桥流水和灿烂的金色晚霞。

突然发觉浮标不见了，陈兰英站在斜斜的有些青苔又湿又滑的大石边缘，用猛力提钓竿，立足不稳，一个趔趄跌落水了。她不会游泳，手忙脚乱挣扎着，转眼没顶，咕噜咕噜涌起泡沫。吴刚被吓一跳，大惊失色，来不及脱外衣，冲前一步，腾身一跃，象箭一般钻入水底，沿着兰英落水的方位摸了一会儿，摸不着人。他伸头出水面，吸足了一口气，又急忙潜下水底，沿着下游追寻着摸索，仍然摸不着人，只得

迅速摸回头，在桥墩旁边抓到陈兰英一只脚。原来陈兰英被水冲近桥墩时，抱住桥墩，停在那里，吴刚用尽力气举起陈兰英露出水面。推向岸边，再抱她上岸，她双眼紧闭，脸色苍白，昏迷过去了。吴刚急促叫喊：“兰英，兰英您醒醒……”随即对着兰英的口吸出污水，又把她放低面向下，吐了几口水，过了一会儿，陈兰英的脸色渐渐转红，有了微微的气息，不久苏醒过来。吴刚赶快拧干手帕，擦干兰英头面上的水珠……。吴刚说：“您跌落水可吓死我了，这地方是桥头石壁，水急又深，十分危险，您怕吗？”

“又怕又不怕。”陈兰英声音沙哑，吞吞吐吐地说。吴刚听不懂意思，迟疑地反问道：“为什么？”

陈兰英的眼里闪着快慰的泪花，说：“当我跌落水时，确实吓散了三魂七魄，心里认为这下完了，沉下水底，憋着气息蒙蒙胧胧，什么都不知道了。”

“为什么又说不怕呢？”吴刚反问道。

陈兰英想了想，面露一丝笑影，说：“我知道您是个‘水怪’，有您在我身边，我什么也不怕。”

“不，您们女儿家对男子总是抱着依赖心理，不对。”吴刚象是兄长的口气提出异议。

“那么以后请您教会我泅水，好吗？”陈兰英眯着迷人的眼缝凝视着吴刚，恳切地提出请求，笑脸好象一朵鲜花。

吴刚肯定地回答说：“一言为定！”两人不约而同，伸出食指扣了一下。

此后，陈兰英常在傍晚到桥头来陪着吴刚放钓。吴刚也教陈兰英初步学会了游泳。两人坐在一起悄悄说知心话。

乡间过桥的人总爱盯着这对地上神仙，看一会儿，饱饱

眼福。学校里也有些流言蜚语：“×××的女儿偷情。”“×××的儿子走桃花运。”有些好事的青少年躲在丛林里，偷偷窥看吴刚同陈兰英的动静。有个保安司令李登同的儿子李兴义祖籍也是西溪村人，也转学回家乡念中学，这个人聪明狡诈，跟着父亲出入官府衙门，见过不少世面，最善于吹吹拍拍捧粗腿。他的样子真是丑八怪，身材短小，头大、嘴尖、颧骨高，象个倒转的葫芦。他的交际很广，曾拜师练武，勾结不少流氓打手。所有女子见他都恶心回避，但他不论到哪里，他都龇牙咧嘴装出笑脸，打听哪一家的女儿长得漂亮？李兴义有一天经过双溪桥头。陈兰英同吴刚正在放钓。李兴义站定了，左手叉腰；右肘靠在桥栏上，俯着身，睁着一双小眼呆呆痴痴盯着陈兰英出神，他的心里惊叹：真是意料不到世间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他暗暗自忖：今天路过这条桥，运气真不错，算命先生判定我有桃花运，该娶个绝代佳人偕老，我若得这丫头做妻子，那就应验了算命先生的话了。他于是向旁人查问了陈兰英的根底，但苦无缘相识。

还有很多过路人公认陈继尧的女儿确是十里八乡，人见人夸的美女。有人赞叹说：“牛郎织女渡银河。”又有人说：“年岁还小呢。”也有人判断说：“真是天生一对！”因此同班同学给陈兰英一个美称“嫦娥”，把吴刚叫做“牛哥”。

第二章 横 祸

到了中秋佳节，陈兰英特地约定吴刚晚上到桥头去放钓、赏月。陈兰英身穿白衫黑裙，把飘柔的美丽的黑发束成羊角辫，打扮素净，提早来到桥头等候。吴刚迟一会儿才提着两支钓竿高高兴兴走到溪边，只见铜盆似的一轮明月慢慢升起，倒影在溪水上闪闪烁烁，好象一块璧玉沉下水底。岸边的草木夹杂着野花散发出微度的幽香令人陶醉，正是花好月圆的风光。吴刚同陈兰英并肩坐在大石上，两人一齐摆下钓竿，装上香饵，投下钓丝，欢畅地欣赏着溪上溶溶的月色。陈兰英从容地从袋里摸出两只大月饼，把一只塞入吴刚的手里，两人边吃边说悄悄话，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陈兰英凑近吴刚的耳朵，告诉他一个令人疑虑的消息：“省保安司令李登同派媒人婆到我家为他的儿子说亲。媒婆说：全省只有一个保安司令，保安司令只有一个儿子，老一代人百岁之后，家财万贯全归独子所有。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图个什么？不过是享尽荣华富贵呀，嫁了官家少爷，当上官太太，不愁吃，不愁穿，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金银珠宝满屋堂，多么风光啊！您家老爷也是省参议员，正好门登户对。李家公子看中您家小姐真是难得，您家小姐真是好福气啊！李家公子满肚墨水，又聪明伶俐；您家小姐貌似天仙，合成一对，真正是男才女貌，多合适啊！……歪嘴媒婆这番鬼话实在污染了我的耳朵。我母亲出生在

农民家庭，并不想攀附豪门，听腻了媒婆的话，一口拒绝了说：“我女儿年龄还小，正在念书，还未到提亲的时候，……。”媒人婆只得带着礼物滚回去了。

“您认识李兴义吗？您的意见怎么样？”吴刚关切地问。陈兰英摇着头说：“李兴义有一次来拜访我父亲，远远见过他，个子矮小，尖嘴猴腮，塌鼻梁，一对小眼布满血丝，额角上一道斜斜的伤疤，显得粗野又机灵，象一只狼那么可怕。我避开他，从后门走了。听说李兴义上中学时就经常赌博，逛花街，夜间迟迟不回宿舍。他怨恨老师晚上查宿舍点名，有一次，他把门虚掩，在门扇上放一盆墨黑的污水；当老师来晚点，吱一声推开门，满盆污水照头淋下来，染黑了老师的一套白西装，也砸伤了老师的头颅。李兴义考试不及格，便拿手枪拍在老师的台上，要求老师给他增加分数。教导会议讨论决定给李兴义记两次大过处分，但校长不敢出布告，不了了之。以后李兴义更加猖狂，要打谁就打谁，经常拦路追逐女同学，强迫对方同他接吻。他是一个脸上带着微笑，背后藏着暗箭的家伙，自己号称小霸王”。

过了一会儿，陈兰英说：“我吃不了一只月饼，再分半块给您吃吧……”吴刚还未接月饼，瞥见一个陌生人从后面伸手到陈兰英的面前要月饼，说：“让我来吃吧，嘻嘻……”一群青年小伙子突然从溪边的密林里扑上桥头，个个张着手包围吴刚。

“你们是什么人？”吴刚大声吆喝道。

“我们是正派的青年，你们两个狗男女半夜偷偷摸摸上桥头来干什么？”几个青年齐声呼喝。

“我们来桥头钓鱼、赏月，关你什么事？”陈兰英争辩

说。

“吴刚，我们警告你，你这个癞蛤蟆休想吃天鹅肉。”另一个打手站在旁边叫喊，又说：“你同陈兰英勾勾搭搭算什么关系呢？”

“我们是同学关系，难道坐在这里聊天也犯王法么？”吴刚驳斥道。

这群人中有一个比较高大的挥起拳头大叫一声：“我们是来捉奸的，把姓吴的小子抓起来！”

吴刚愤怒地大吼一声：“你们是流氓，是暴徒，你们睁开眼睛看看吧，我们端端正正坐着钓鱼，你们象疯狗乱吠什么？”

四个打手一窝蜂似的围拢来，还有一群小伙子跟在后面呐喊助威，有两个力气比较大的先扑上前，抓住吴刚的手，吴刚使出金蝉脱壳奇招，将身子一缩，接着腾空跃起，跳出几步，来个大鹏展翅，直扑领头的天门，他们迫不得已后退几步，吴刚再跃起；看看这群人的来势。过了一会儿，那些人又成群迫近吴刚的身边，吴刚一闪，脚掌横扫，扳倒一个，随即左右开弓打翻两个冲破了他们的包围圈，就势一个海底捞月，拉着陈兰英往后退走。没走上几步又有一个身材比较高大的拼命扑上来，拦腰抱住吴刚，吴刚更加用力同他抱在一起，顺着斜坡猛力翻滚下溪水里。吴刚会泅水，把对方压下水底，咕噜噜喝了几口水，又抽紧对方的头发提起来，厉声问道：“你以后还敢惹我吗？是谁指使你们同我作对？快说，不说我就不放，浸死你。”对方含糊地哀求道：“饶了我这一次吧，以后不敢冒犯您了，是人家请我们喝酒，相邀来捉奸的。”